

你可能一时愚弄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愚弄一些人，  
但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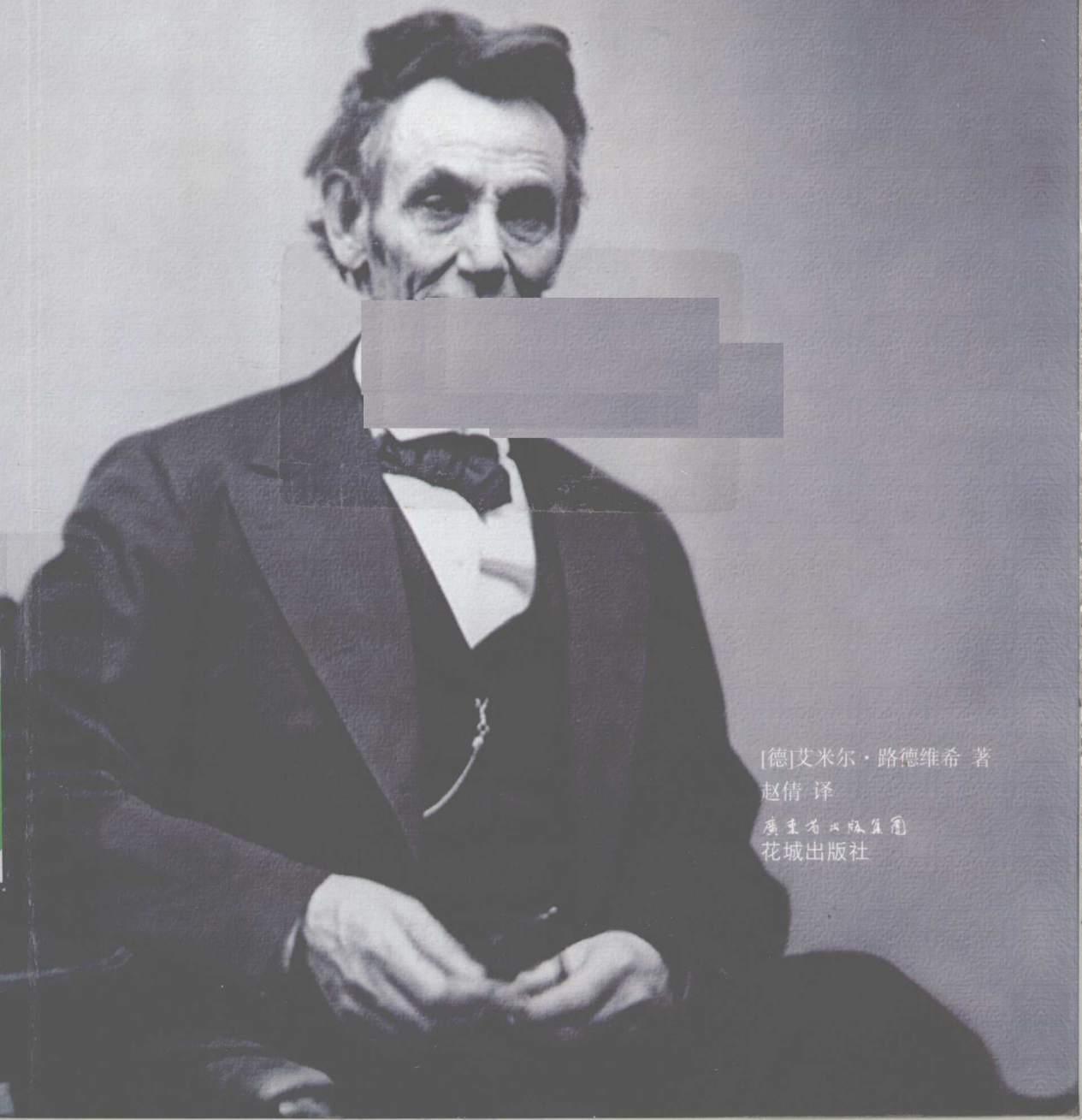
生命皆由时间造成，  
片刻时间的浪费，便是虚掷了一部分的生命。

——亚伯拉罕·林肯

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

——亚伯拉罕·林肯

# 林肯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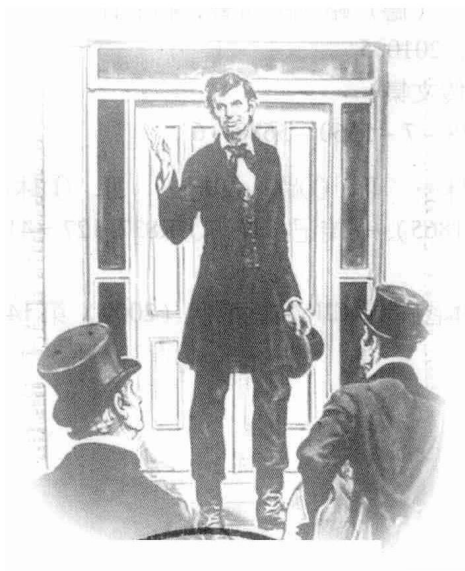


[德]艾米尔·路德维希 著

赵倩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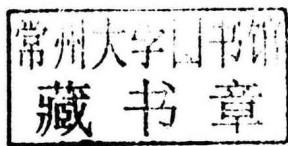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林肯传

[德] 艾米尔·路德维希 著  
赵倩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肯传 / (德) 路德维希著; 赵倩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5

(名人名传文集)

ISBN 978 - 7 - 5360 - 5688 - 6

I. ①林… II. ①路…②赵… III. ①林肯,  
A. (1809 ~ 1865) —传记 IV. ①K837. 12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3261 号

策划编辑: 秦颖

责任编辑: 邓裕玲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王越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5.75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册

定 价 4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目录

## CONTENT

### 第一部 雇工

- 一 木匠之子 / 002
- 二 不安分的父亲 / 004
- 三 母亲病逝 / 008
- 四 爱读书不爱干体力活 / 012
- 五 身世之谜 / 016
- 六 目睹黑奴市场 / 021
- 七 告别亲手建造的木屋 / 026
- 八 不想成为奴隶主 / 030
- 九 试图从政的店伙计 / 035
- 十 苦涩的初恋 / 041
- 十一 杰斐逊的信徒 / 046
- 十二 未婚妻被病魔夺走 / 050
- 十三 第二次竞选州议员 / 052
- 十四 无法忍受的准未婚妻 / 055

### 第二部 公民

- 一 打败老将军 / 060
- 二 演讲锋芒初露 / 063
- 三 感情游戏 / 067
- 四 演说家 / 070
- 五 没有参加自己的订婚典礼 / 074
- 六 忧郁症 / 079
- 七 不太情愿的婚姻 / 083
- 八 每个人都信赖他 / 087
- 九 不和谐的夫妻关系 / 090
- 十 总统候选人的助手 / 094
- 十一 进入国会 / 098
- 十二 反战的尴尬 / 101
- 十三 抨击总统候选人 / 105
- 十四 落选 / 110

# 目录

## 第三部 斗士

- 一 流动法庭的律师 / 114
- 二 正直又风趣 / 119
- 三 头脑总是受着良心控制 / 122
- 四 同情妇女但保持距离 / 127
- 五 家乡的人总让他放心不下 / 131
- 六 诗人的性格 / 136
- 七 有神意而无神 / 139
- 八 南北之别 / 143
- 九 反驳道格拉斯 / 147
- 十 为黑奴辩护 / 150
- 十一 发起成立共和党 / 154
- 十二 反对道格拉斯加入共和党 / 157
- 十三 为友谊而仗义 / 160
- 十四 单挑道格拉斯 / 163
- 十五 揭露“人民主权”的欺骗性 / 170
- 十六 虽败犹荣 / 175
- 十七 巡回演讲 / 179
- 十八 总统候选人 / 186
- 十九 当选意味着战争 / 190
- 二十 顶住压力不辞职 / 196
- 二十一 焦灼而无奈的等待 / 203
- 二十二 就职之旅 / 209
- 二十三 白宫的主人还是囚徒? / 215

## 第四部 解放者

- 一 战前形势 / 224
- 二 孤军奋战 / 228
- 三 思想动员 / 233
- 四 巩固领导权 / 236
- 五 亲民 / 242
- 六 出色的外交家 / 246
- 七 临阵换将 / 249
- 八 又换了将 / 253
- 九 钻研军事 / 259
- 十 美国式民主的代表 / 264

- 十一 虚荣的醋罐子 / 268
- 十二 战争目的的审慎变化 / 273
- 十三 亲自督阵 / 278
- 十四 暂时搁起解放奴隶宣言 / 283
- 十五 李将军及其助手 / 287
- 十六 顶住压力 / 294
- 十七 耐心解释 / 299
- 十八 决定发布《解放奴隶宣言》  
/ 305
- 十九 宣言产生的影响、撤了麦克莱伦  
的职、内阁风波 / 308
- 二十 救下印第安人的命, 签署  
《解放奴隶宣言》 / 312

## 第五部 人民之父

- 一 慧眼识英雄 / 318
- 二 重用格兰特 / 322
- 三 愤怒的朱庇特 / 327
- 四 南方不是外国 / 332
- 五 利用黑人的力量 / 335
- 六 格兰特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 339
- 七 又到总统大选时 / 342
- 八 再次当选总统 / 348
- 九 建议给黑人选举权 / 353
- 十 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  
落成典礼上的演说 / 357
- 十一 身边是一片冷漠 / 362
- 十二 不厌其烦地接待上访者 / 367
- 十三 战争即将结束 / 373
- 十四 接见南方副总统 / 376
- 十五 军营旅行 / 380
- 十六 亲临里士满 / 382
- 十七 战争彻底结束了 / 385
- 十八 弑父 / 391

译后记 / 400

于五通本，一

# 第一部

## 雇 工

(1809—1836)

## 一、木匠之子

凛冽的寒风横扫过平原，一时间，参天大树的枝丫被吹得狂乱摇摆，嘎嘎作响。风，也无情地摇撼着一座低矮的小木屋，仿佛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冷风呼啸着钻进屋里，令人瑟瑟发抖。然而，这一家人对这一切却早已习惯，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听到，睡熟了，工作了一天，他们实在太累了。

这时，只有那个4岁的小男孩被风惊醒。狂风掀下壁炉上的一块砖头，把它甩在墙上，男孩和姐姐恰恰就睡在那儿，他俩并排枕在一个装满树叶的口袋上；他靠墙睡，因为姐姐萨拉对寒冷更加敏感，如果冷风从墙缝吹进来，她会冻得哆嗦，而男孩则骨骼粗壮、结实，靠墙睡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不过姐姐总是把那张狐狸皮往她那边拽。这张狐狸皮是爸爸不久前打死一只狐狸得到的，盖在身上很暖和。熟睡中，姐姐使劲地揪住狐狸皮不放，他怎么也拉不过来。天冷极了。姐姐紧挨着他，他能看得到姐姐的手、耳朵和压乱了的头发。因为他俩的腿紧紧地裹在狐狸皮里，所以他还能触到姐姐的脚。壁炉里的炭火在小屋里泛出一线光亮，只有这丝光亮陪伴着醒来的男孩苦度寒夜。

黑暗中他看到，就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发光，金光闪闪的，就像妈妈讲过的天堂里的宝贝。噢！男孩心想，是那只大大的铁皮桶吧，每晚，妈妈都要提它到河边打上满满一桶水。墙上还有个东西在闪闪发亮，嗯，那肯定是爸爸的斧头，孩子们是不准随便乱动的，因为大人们说它很锋利，一下子就能砍掉一根手指。就在斧头的下面，爸爸紧挨着妈妈睡着，今天他又很响地打着呼噜。

慢慢地，像做梦似的，男孩的思绪飞到了母亲那里，一想到以前是自己睡在妈妈的身边，他的内心就泛起一丝渴望。要知道，睡在妈妈的身边，借着妈妈的体温是多么温暖啊！这让他明白了，他的确曾经拥有过美好的过去，而现在却已经失去了。这样想着想着，他感觉更冷了。可是父亲说过，这种时候不能叫醒爸爸妈妈。他必须自己想办法暖和起来。于是他伸出小胳膊，去抓妈妈原本盖在姐姐身上的一条裙子，它现在从姐姐那边滑下去了，可是他怎么也够不着。他睡的那个地方，刺骨的寒风从墙缝吹进来，冷极了。这





林肯在肯塔基州的霍金威尔村度过了饥寒交迫的童年。

时，借着微弱的火光，他看到在自己斜上方挂着一条围巾，于是他爬起来，踮起小脚，嗯，恰好够得着围巾的角儿。他迅速地拽下围巾，紧紧地塞进墙缝。躺下后他又使劲地扯了扯狐狸皮，把自己身体盖住，哇！现在真是暖和多了，不一会儿，他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待他一觉醒来，妈妈生起的炉火正旺，驱赶着从墙缝钻进屋来的灰蒙蒙的寒气，屋里暖洋洋的。萨拉还在睡，妈妈站在炉火边，往牛奶锅里兑热

水。男孩知道，家里原本有三头奶牛，如今死了一头，妈妈不得不这么做。爸爸这会儿肯定去了牛棚。这些事情男孩都清楚，因为他总是留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会儿，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看着妈妈，因为清晨在妈妈忙碌的时候，不管他提什么问题，她都不会回答。

小男孩慢吞吞地，玩耍似的套上皮裤子、夹克和鞋袜——他的这些衣服都是用生皮做的，是爸爸从水牛身上扒下来的皮，由妈妈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他们一家人都穿这种衣服——啊！现在牛奶煮好了，喝下去一定很暖和！唉，如果他能拿那边的铁皮桶玩会儿就好了，可是这种铁东西是不许乱动的，爸爸要用一颗钉子把它做成筛子或锉床。人们用锉床磨树根。孩子们只能玩木头，因为妈妈说：这周围的树林一眼望不到边，木头应有尽有。

“妈妈，哪天是星期天？”男孩蹲在火边问道。妈妈笑了，她知道，小男孩是想吃白面包了，因为只有星期天她才会烤这种面包。她伸手从那个孩子们够不到的木板上拿下最后一块面包，切下一小片递给男孩。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端着铁杯子蹲在那儿，把面包小心翼翼地蘸到牛奶里去，妈妈弯

下腰怜爱地吻了吻他。男孩吃完后，又试探着把沾着面包渣的小手向妈妈伸过去，期待着妈妈能再给他一片。他打量着妈妈，心中嘀咕着：妈妈为什么那么难过？他想问，却没有问出口，他仿佛知道那样做，妈妈会受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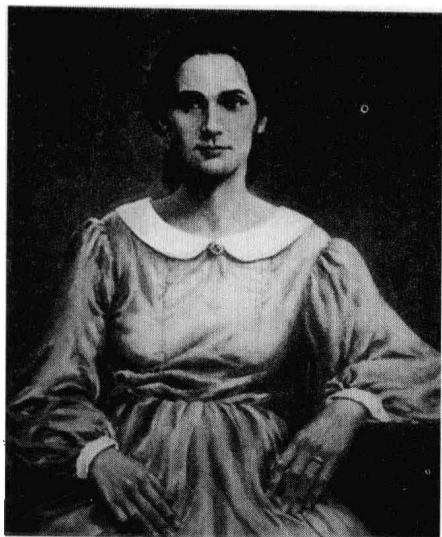
妈妈现在走到桌子那边去了。从桌子的下面能看出，这桌子是一截巨大的树干，表面还算光滑，可一不小心，就会有刺扎到手上，会流血的。那样，他们准会挨父亲的骂。

这时，姐姐也已经穿好衣服。两个孩子被打发到工具棚里拿木头。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区分新木头和干木头，硬木头和软木头，而且能把不太粗的树枝掰断。他们来来回回几趟之后，就把一小堆木头搬了过来。这时，妈妈把一口大锅放在四角架上开始做饭。孩子们又穿梭于木屋和小院之间，抱来许多野草。当时的西部，盐是极缺的，但如果粥里不放任何调料的话，还有谁愿意喝呢？在肯塔基州的中部，新大陆的一半地区都处于一种野蛮的蒙昧状态，就如同2000年前一样。为了能够种植玉米，猎捕野物，农夫们用他们的斧头砍伐着无边无际的森林。这里是最贫瘠的一块土地，人们甚至称它是荒原，连附近那个水源不久前也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于是父亲改行做了猎人。时近中午，一听到狗叫，孩子们就欢快地跑到门口去迎接，常会跟背着猎枪和野兔的父亲撞个满怀。父亲面色黝黑，留着胡子，身材高大，略胖。父亲身上穿的都是他自己打猎得来的兽皮。他原本是个木匠，经常给周围的邻居们做些常用的家什。但比起干木匠活，他更喜欢打猎。看着他在炉边坐下，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男孩忽然觉得：其实妈妈的家务活儿，要比父亲外出打猎辛苦得多。

## 二、不安分的父亲

由于父亲生性不安于现状，男孩5岁的时候，他们就举家迁到了美国东北部。那里植物繁茂，土地肥沃，他们的新房子就建在一条小河旁。一到夏天，他们的生活就显得特别美好。夜晚，他们不再会冻得发抖，而且因为附近的森林有很多猎物，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很少挨饿了。离木屋不远有一条马路，连接着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这两座城市。在这条马路上，孩子们能看到很多风景。时光流逝，男孩渐渐懂得了许多事情。这条马路很热闹，有许多车子驶向日落的西方，有的车上还坐着拖家带口的人们；有时会有一些人



林肯母亲南茜的肖像画。

骑马，驮着一袋袋自产的玉米而来，另一些人则带着神秘的东西进城去；偶尔也会有士兵路过，爸爸说他们大概刚刚打完仗要回家去。听妈妈说，一位穿着考究的先生曾经和父亲谈论起西边那片森林，还询问了它的价钱。

孩子们是不可以在马路上玩很长时间的，玩耍中妈妈常会喊他们回去，让他们到菜地里锄草，或是采些草莓和蘑菇什么的。妈妈会把这些东西晾干，以备冬天食用。男孩六七岁时，父亲就带他下地干活了，他再也不能一天到晚总是玩了，而必须认真地挽起袖子帮父亲

播种。播种可是个辛苦活儿，必须一行播得深些，一行播得浅些。男孩很要强，他一定要把活干得更好，因为他愿意而且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萨拉则呆在家里，帮妈妈给奶牛挤奶，晚上再和妈妈一道纺线。到了星期天，他们全家都坐到屋前面，妈妈会用她婉转的歌喉给他们小声哼唱古老的歌谣，有时候还会讲一些《圣经》上的故事，她有着未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所特有的那种超凡的记忆力。在男孩的脑海里，《圣经》上的诗句总是和妈妈那温柔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这时候，爸爸总是坐在一边，抽他的烟。此情此景，男孩常常有意识地比较爸爸和妈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更喜欢妈妈，虽然她实际年龄并不比爸爸小，但在孩子们心目中，妈妈更年轻，也更温柔。当男孩暗自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妈妈时，总会被她那黯淡的略带黄色的皮肤、那轮廓分明的面容、那粗大的骨骼和那灰暗的眼睛里散发出来的奇怪又略显忧伤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他好像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喜欢以一种舒缓的节奏给他们唱歌。

然而，一个星期天，当他们全家人去村子里看望朋友时，男孩却意外地发现，妈妈似乎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快乐，她不停地跳舞，仿佛不知疲倦。男孩第一次目睹了一个人由忧伤到欢乐的奇特转变；在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中，男孩似乎悟出了什么，他猜想，平时沉默寡言的妈妈准是隐藏了自己的某些情感。想到这儿，男孩有点儿害怕。

妈妈偶尔带着他去附近的庄园，她在那里帮人做针线活。庄园主们往往



林肯的父亲托马斯·林肯。

拥有整整一幢楼房，单是楼下的厨房就比男孩家的整所房子都大，不仅如此，他们楼上的两个房间里，还摆着真正讲究的床——那是男孩的爸爸做的。为什么爸爸要给他们做床？原因很简单，给他们干木工活、针线活有钱赚，把这些钱攒起来，爸爸妈妈就可以买一匹马。庄园主为什么那么有钱？噢，是因为他们富有。他们凭什么富有？……男孩百思不得其解。

怀着与日俱增的困惑，男孩观察着自己周围的人和物。不久后，他们的几个亲戚也搬到这里来了。其中，男孩最喜欢的要算是斯拜罗姨婆了，她是个十分开朗的人，做事麻利，头脑聪明，意志坚定，一头灰色头发，看上去比妈妈健康。因为她自小就远居他乡，见多识广，所以总能给孩子们讲点什么。她会读《圣经》，有时候还敢大胆地在纸上写字，就好像她的手从未摸过斧子似的，真让人羡慕！

有时孩子们会问起爸爸妈妈他们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妈妈说，她的外祖父生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虔诚而又心地善良，是一名贵格会<sup>①</sup>教徒。可是当男孩问到妈妈的妈妈，或者追问姨婆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妈妈则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他。

爸爸却很乐于讲述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对他来说，讲故事简直就像打猎一样有趣儿。那天他讲的是印第安人。爸爸说，从前他和家人从美丽的弗吉尼亚州迁到了肯塔基州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家跟妻子家一样来自北方，和南方没有一点关系。当时的印第安人已经开始秘密跟踪白人了，而且比今天大胆得多。是的，当父亲还和今天这个瞪大双眼、紧闭双唇仔细倾听的男孩差不多大的时候，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次，他正和自己的父兄们在森林里的一所小茅屋附近干活，突然呼的一声枪响，父亲老亚伯拉罕应声倒下，哥哥们慌忙逃回小茅屋躲避，只有他呆站在原地没动，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咽了气。父亲是被一个躲在灌木丛里的印第安人开枪打死的。那个印第安人走过来想把站在原地吓呆了的他拽走，他便大声呼叫，反抗。不一会儿，哥哥们返回来，用猎枪冲着印第安人射击，借着四周的混乱，他才奔回了小茅屋……

伴着惊惧，男孩听完了整个故事，原来，自己的名字“亚伯拉罕”，是从被印第安人杀害的祖父那儿承袭下来的。天知道，父亲当时看到了多么可怕

<sup>①</sup>贵格会 (the Quaker)：又称教友派，17 世纪中期出现的激进宗教团体，认为人可以直接感知上帝的存在及其意志。

的场面！可对此他却仿佛满不在乎，只是大笑着说道：现在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

父亲讲的故事是多么奇妙动人啊！可他目不识丁，而且当妈妈提出让他读书识字时，他也总是冷嘲热讽，不屑一顾。他总觉得，既然自己已经会做家具、会种地、会伐木，又会打猎，还学识字干吗！男孩却暗自琢磨着：如果自己识字就好了！如果自己还能像姨婆那样会写字就更棒了！经过父母反复的商议和争论，最后，男孩终于可以去上学了。只是，学校离他们家足有4英里远，若是碰上雨天，走在路上，就像光脚走路一样难受。而所谓的学校其实就是一座木头房子，比男孩的家大不了多少，只是多了两扇砂纸窗户和一个比家里大得多的壁炉。老师是一位牧师，他让孩子们传着看课本，学字母、读音，还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反复练习。这样子学习读书识字，男孩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像姨婆那样熟练地写字啊！

当然，除了上学读书之外，这一年男孩家里还发生了其他新鲜事。比如，父亲当上了街道管理员。如果有机会跟他一起去城里，男孩就会竖起耳朵仔细听那里的人们说话，听他们讲关于印第安纳那块神奇土地上的故事。他在街上经常看到一些向西部迁徙的过路人。听大人们说，他们是要到那块流淌着俄亥俄河的富饶土地——印第安纳去。

没过多久，父亲又当上了小城的警察，他很乐意干这差使，觉得那比呆在家里当木匠有趣得多；他到处溜达，所到之处都引来很多人，因为人们爱听他讲故事。每一次，男孩都非常认真地跟大家一起听，他对这些故事太熟悉了，以至于他能够察觉父亲对故事情节的细微变动。然而，让男孩迷惑不解的是：父亲看到黑人时，总要拦住他们，让他们出示一种许可证，以证明他们有权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男孩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父亲回答说：“你这小子！说了你也不懂！”

在霍金威尔，一次，父亲奉命去巡视犯人，男孩问：“什么是犯人？”“犯人就是监狱里戴着脚镣的坏蛋。”父亲拿着生锈的钥匙打开一间间牢房时，迎接他们的是犯人们愤怒的目光；当父亲又把牢门锁上时，那些所谓的坏蛋又都漠然地退了回去。满心恐惧的男孩目睹了这一切。检查完了，他随父亲回家，心却留在了那些戴着脚镣的犯人身上：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一些人，被戴上镣铐，被剥夺了权利，这实在不能与富人们的状况同日而语。尽管为了生计，爸爸妈妈不得不辛苦地为富人们做家具、做衣服，但毕竟是有报酬的。

在这个夏天，男孩可长了不少见识，父亲用那把锃明瓦亮、锋利无比的斧子齐根砍断了几棵参天大树。男孩问：“我们已经有了——所房子，为什么还要伐树？”父亲回答说：“用树可以做木筏。”男孩接着问：“木筏是什么？”“木筏就是像船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坐着它从小河漂到大海上去。”“大海在哪儿？”“在南方。”这时的男孩已经能够抓紧绳子，帮着父亲推木筏了，父亲把树干绑在一起，然后又把整个木筏推进了那条据说是流入俄亥俄河的小河。然后他又滚来了10个装满威士忌的大酒桶。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则经常莫名其妙地叹息。最后，孩子们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原来，父亲把他们的木屋和周围的土地都卖掉了，他要到印第安纳去，因为听说那里的土地更加肥沃，能收获更多的粮食，而这正是父亲的愿望。他用这块土地换回了20美元和10桶威士忌。实际上，他们现在的前途可谓吉凶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在西部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出发了，母亲和孩子们站在岸边，向他挥手告别。父亲划着崭新的桨，慢慢远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时隔不久，父亲就回来了，他拍着母亲的肩膀有说有笑，看上去信心百倍。无疑，在他看来印第安纳的确是个天堂。当母子三人将瓶瓶罐罐、工具毛皮和衣物打成包裹，准备出发的时候，已经是烟雨蒙蒙的秋天了。就这样，一家四口骑着两匹马，妈妈和姐姐骑一匹，男孩则坐在父亲的前面，骑另一匹，踏上了许多人曾走过的那条路，开始了向西部的长途跋涉。夜晚，母子三人睡在树林中搭起的帐篷里，父亲则在一旁守夜。既要防御野兽，又要防备坏人。五天以后，一家人终于到达目的地。

### 三、母亲病逝

他们建在鸽子河畔的新房子叫鸽子棚，虽是父亲和亲戚们用很短的时间盖起来的，却比肯塔基州的小木屋宽敞明亮多了。盖房子的时候，大家都挤在别人家里过夜。不久，男孩的叔叔婶婶也带着孩子来到了这块众人向往的土地上。父亲终于如愿以偿，现在，他总显得心情愉快，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即将获得的财富。这里有许多猎物，他可以整天甚至整个星期在外打猎，从不会空手而归。在一座小山上，他们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周围有绿油油的田地和茂密的灌木丛，只是离河边远了一些，孩子们得花上一刻钟的

时间才能挑一趟水回来。这个时候，年满8岁的男孩得搬到顶楼上睡了。父亲在木头墙壁上给他钉上了小木棍，每天晚上，他都得踩着它们爬上床睡觉，可他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反倒觉得新鲜有趣。只是顶楼上漆黑一片，看不到炉火，更没有窗户带进晨曦。尽管丝丝的凉风还是能从墙缝里透进来，冷飕飕的，但是由于屋顶很低，木头之间黏合得也很好，漏不下雨水，所以冬天在上面睡觉还是挺舒服的。只是到了夏天，上面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男孩的周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也迁到了印第安纳，他们也姓斯拜罗。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他们的养子丹尼斯·汉克斯，他年仅18岁。对于小亚伯拉罕来说，这几个人都和善可亲，很容易接近。

在这个地方，人们必须得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才能生存下去，因为这儿还只是一片荒野，野兽经常出没。大人们说，他们的一个朋友就是被熊咬死的。男孩家的小屋门口总是燃着一堆火，既为了驱赶野兽，也为了净化周围的空气。要知道，周围弥漫着浓浓的沼气，而空气中沼气含量过高，对人畜的健康都会造成伤害。此外，孩子们还必须吃草药防疟疾，难闻的草药汤影响了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好心情，甚至还引起了他们对草原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更愿意到森林中去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干这些活时，孩子们，尤其是这个壮实的男孩也得帮忙。他春天帮着播种，秋天帮着收割，还要在空树墩里给谷子去皮；平时，他还得帮妈妈喂猪、挤牛奶、劈柴、挑水。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天，一年年，时间很快地溜走了。冬天的漫漫寒夜，全家大都是蹲坐在火炉旁边度过的。有时，邻居们也会过来做客。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抽烟，或者吸鼻烟，就连女人们也如此，人们还会彼此讲一些恐怖故事。总之，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

然而，当秋色染红了8月的印第安纳，在旷野上放养的牛群却不知是误食了什么东西，还是不适应这里潮湿的环境，突然发起病来。很快，周围所有的牲畜都被传染了，马匹倒下了，绵羊倒下了，牛奶不得不全部倒掉。最后，灾难也降临到了人们身上。他们也被传染了，呻吟着躺靠在装满树叶的袋子上。住在离这里35英里的一位医生成了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救星。每次他来给病人治疗，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情况也丝毫没有好转，焦虑与绝望折磨着每一个人。男孩的父亲满目凄凉，已经无心过问其他事情了。至于留在家里做饭，照管孩子，喂养牲畜，磨斧子，晒木柴，缝兽皮等等，这些活无疑都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终于，她累倒了，长久以来积聚的辛劳

仿佛一下子都爆发了出来，她的病情逐渐恶化。

死神夺走了几个邻居的性命，也带走了男孩的外祖父外祖母，现在它又来到了母亲的身边。她一直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又缺乏生存的信心，因此一得上肺结核这致命的病，身体就迅速垮掉了。不满10岁的男孩，站在沉默苍白的母亲面前，无能为力。他静静地看着平时十分坚强的父亲，看着泪水打湿了他蓬乱的胡须。开始，男孩的心里只是充满了一种恐惧和新鲜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感觉，“死亡”的含意他并不清楚。

自从第一位邻居死后，父亲就开始叮叮当地做棺材了。钉棺材的声音让所有的人——病人和健康人——都感到刺耳和心酸。而年幼的男孩对此却浑然不觉。

这会儿，父亲又开始给刚刚断气的妻子做棺材了。“妈妈真的很高大”，男孩凑上去看着母亲已失去活力的身体，心里想道。他仔细地看父亲如何不用铁钉就把大木板固定在一起，他还很乖地帮着父亲做这做那。母亲死后的第一天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了，他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母亲入了殓，下了葬，大家回到家，看到母亲的床上空荡荡的时候，男孩的心才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攫住。这时他感觉自己好像一点都不喜欢父亲，他想起了父亲说过的粗话，想起了他的巴掌。直到这会儿他才醒悟到，自己所有美好的生活经历都来自亲爱的妈妈：妈妈从未打过他，而且总是为他辛勤地操劳着；每当妈妈伤心的时候，她总是抬起头来凝视着这个跟她越长越像的男孩，这时，便会有一种从未倾吐的亲切和融洽的感觉在男孩的心头萦绕。对于林肯，这种感觉整整一生都无法摆脱。在对母亲的回忆中，沉默寡言的他对于那些失去的和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的渴望更加强烈，较之以前，他显得更忧郁了。

一年以后的一天，父亲要出远门，要进城去，说不会很快回来。听说他要给孩子们带回来一个新妈妈，这可能是他亲口说的，也可能是表兄从别人那里偷听来的。总之，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整整两周里，男孩都颇为不安，作为一个年满11岁又头脑聪明的孩子，对继母们的凶恶，他早有耳闻。终于，在12月的一个傍晚，父亲突然回来了。他驾着马车，带着几个人从肯塔基州回到了西部的这片土地上，车上每个人都容光焕发，而且那辆马车也棒极了。但两个孩子的心里却惴惴不安：继母待人怎么样？他们正揣摩时，一个高大挺拔、面色红润而又活泼开朗的女人走下车来。男孩和姐姐趴在门前的栅栏



上张望着。那女人一头卷发，举止端庄。她身后的车里还有几个小孩在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当然，最难受的要属他们的父亲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另外三个孩子跟前，给他们介绍道：“我女儿叫萨拉。”又指着男孩说：“我的儿子叫林肯。”反过来，父亲又介绍说：“这三个孩子是约翰、马蒂尔德和萨拉。”“又是一个萨拉。”孩子们想。可是不容他们考虑，父亲就开始把车上的那些箱子和大筐卸下来，那车上装着各种家什，包括一个抛过光的衣橱和几张像样的床。

过了不一会儿，林肯和那个叫约翰·约翰斯顿的新兄弟就一起躺在顶楼一张真正的床上了。约翰告诉林肯，自己和亲生父亲同名，他父亲是在林肯失去妈妈的那个秋天去世的。显然，父亲很早就认识新妈妈，他们到底认识多久了呢？林肯思考着，企图揭开其中的秘密。自新妈妈搬来以后，小屋里就嘈杂起来了。毕竟，加上林肯的叔叔，这里一共住着三大五小一共八口人。在开始的日子里，第一次见面时迟疑的握手使得握手成为了林肯姐弟与新妈妈之间奇特的游戏。当父亲叫新妈妈名字的时候，他俩都竖起耳朵听，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位新妈妈也叫萨拉。在意识到这种尴尬后，新妈妈马上开始着手改善这种境况，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

林肯的新妈妈是否识字，现在不得而知；但人们却知道，她尊重知识，坚持让所有的孩子都去那所离家不远的木房子学校读书，因此她也很快赢得了林肯的好感。长久以来，无法从书籍里获得神秘知识宝藏的缺憾一直困扰着林肯，使他内心不能平静，特别是当他听到神父、土地测量员和旅行至此的律师谈话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而父亲却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木匠。每当新妈妈说起读书学习的事，父亲总是一笑置之；他觉得，自己没有读过什么书，不也照样过得好好的吗？他不明白，是他的幽默开朗的性格使他总是乐观自信。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去教堂；说是教堂，其实只不过是一座空荡荡的木房子，总是有人在台上诵读，而孩子们根本听不懂，关于语言规范的知识他们尚需积累。这段日子林肯很快学会了写字。他的堂兄曾经说过，林肯特别聪明，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比其他学生都好。

遗憾的是，那时候纸张少而昂贵，林肯不能常用纸和笔练字，就在家里自己把削尖了的木柴熏黑，先在箱子盖上练习，等练得差不多了，才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宝贵的纸，想出最重要的内容，然后把它尽可能简练地写在纸上。这样学着练着，林肯的字越写越好，而他也渐渐长成了一个14岁的大男